

## 《專著連載》

## 《老兵日記》二

顏嘉德

為了抗日，國家需要徵兵，軍隊也為了要成立新軍或補充作戰損耗而招兵。當時徵兵的規定是家裡若有兩個兄弟，要取一個當兵；有三個的，要取兩個；有四個的，要取兩個，後來越要越多，所以大家就躲著不去。保丁不是只來家裡抓兵，而是不論你人在哪裡他都可以抓，他要抓你，你就跑、你就躲。我們那裡是 16 歲以後要當兵，原來以前是 18 歲，但後來兵需要多了，才把年齡下降，我是 17 歲被抓去當兵。我當時才剛結了婚，他們就要抓我去當兵。我們那裡有人是在外邊買菜，或是去賣柴火時被抓，保丁來了就說跟我一塊走吧，就這樣被抓了。我們那裡的地方法律規定很嚴格，抓兵的時候，你跑了打死可不負責任的，所以被抓兵的人大都不敢跑，抓到了就去當兵。

我家鄉實施保甲制，幾個小村為一甲，20 個甲為一個保，聯保主任可以指揮五個保長。保長就是所謂的里長，保長下面有兩個保丁，主要是協助保長處理事情，也算是公務人員。每個甲都有槍，聯保主任可以調動槍枝，他可以把你這個保的槍，調到那個保去打土匪，聯保主任是地方上有頭有臉有勢力的人。有錢人不會被抓兵，那是地方上不好意思抓他們，因為在地方上他們有錢有勢，所以要躲抓兵的人都會到那些有錢人家去躲。像我有一個小時候跟我一同村莊讀書的同伴胡兆順，他就躲到我們聯保主任家，聯保主任李敬之讓他當夥計，他就能躲起來。那時候大家都很緊張，怕會被抓去當兵。

我 17 歲那年的過年前，我從姊姊家躲抓兵回來，看到有兩個保丁在家附近，我心想：「糟糕了，這下跑不掉了。」又不能回頭就跑，所以我就從保丁他們前面不遠的田埂上走去。他們兩個就在我後面跟著，我看他們跟在我後面，我快走，他們也快走，我跑，他們也跟著跑。跑很遠之後，他們就不追了，我就站在一個大墳上開玩笑說：「來啊，來啊，來啊！」結果，他們就到我家附近去埋伏。我回到家正準備進大門時，我回頭看，他們就在後面。我進了家裡大門以後，趕緊從房子後的茅房一翻，翻牆到隔壁大嬸的家裡去了。我就和大嬸說：「我後面有抓兵的要抓我，把我藏起來。」她就把我藏在他們家女兒睡覺的床鋪下面。

我們那邊有個風俗，房子通常有三道房屋，大門進去後有一道房屋，屋後有一個院子，中廳有個房屋，進去後還有個院子，院子最後面才是正屋。正屋是內眷住的臥房，外邊的人不能進去，一般的客人只能到中間廳屋裡，近親才可以到後面房裡去。但這兩個保丁卻跑到後面正屋裡，大嬸就喊：「你們怎麼回事啊！怎麼回事啊！到我屋內啊？」他們還是在那邊搜，我就躲在這家女孩子的床下面，女孩子在床上裝睡覺。後來等這兩個人走了之後，大嬸跟我媽說我逃到她家裡來了。

到了大年初二，我媽媽說要去二姨媽家拜年，我二姨媽的家在街上，結果我一出門就被抓到了。我被抓到以後，他們怕我跑掉就把我綁起來，媽媽看到我被綁起來就流淚，新媳婦還不知道我被抓兵了。那個時候抓到人都先送到鄉公所，五個人綁一串，每人都綁一隻手，另一隻手可以擺動，就這樣送到團管區，之後轉交給部隊，我被送到駐守在南漳于家販的第三營。不管是國軍或共軍，都會抓兵，年輕人沒辦法就到處躲抓兵。其實我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只知道他們是土匪，儘管後來知道國軍及共軍都在抓兵，心裡還是感覺被國

《老兵日記》二

156 軍抓到比較好。

抗戰時戰場上兵員消耗太大，所以抓兵也是理所當然，一場戰打下來死傷好多人，不補充兵員下次的戰就沒辦法打，所以一戰打下來以後，需要馬上補充兵員。我被抓兵以後，被送到于家販受訓三個月，受完訓，就把我補到部隊去了。部隊裡面也需要訓練，部隊有新兵排，每個連、每個營裡面補充來的新兵，都要在營裡找一個連負責新兵訓練，訓練好之後，再分到各連去。

被抓兵之後，我就跟家裡音信中斷了，家裡人也不知道我去哪裡，一直到在南漳于家販新兵訓練完畢，補到老兵班後才能寫信回家，那時候我媽媽才知道我在南漳。不過即使他們知道我在哪裡，也是沒辦法來找我，因為路途太遙遠，從棗陽經過襄樊到南漳，沒有車子，都必須走路，從此以後我再也沒見到我媽媽了。

我被抓兵之後，再也沒有回過家了。到了老兵班後要先認識班長、副班長、機槍手和鄰兵，一個星期內要熟記總司令、軍長、師長、團長、營長、連長的名字，我都辦到了。從 33 集團軍總司令馮治安，副司令張克俠，77 軍軍長何基澧，37 師師長吉星文，111 團團長張玉良，副團長張月清，團副謝麟德，營長焦樹森，連長薛繼禮，排長王守仁，班長張連和，副班長王貴文，機槍手齊應樹。這些上級的名字、稱謂，隨時都會有人來查問。部隊的歷史也要知道，馮玉祥的軍隊駐在中國的西北方，故稱西北軍。民國 19 年中原大戰失敗，退回西北，他下野讀書，其軍隊由中央改編為 29 軍，軍長宋哲元，副軍長秦德純，馮治安 37 師，張自忠 38 師，劉汝明第二師，吉星文是 38 師的團長。民國 26 年 7 月 7 日在宛平的盧溝橋為抵抗日本侵犯，就是這支軍隊開始跟日本對打，爾後簡稱七七事變。

我在湖北南漳時，部隊的教育很好，即使你是文盲，部隊

也會教你識字。我們部隊特別重視教育，我們吃飯的時候要唱歌，歌詞是「一日兩餐，民脂民膏；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擁護統帥，為國宣勞；打倒日本，解救同胞」。在這裡只要當兵一個月，就會寫也會背。一餐教導一個字，一天兩餐教兩個字，慢慢地一個月、一年，就會認會寫會講幾百上千個字，這是馮玉祥規定的。

馮玉祥這個人是滿有趣的，他帶兵也好，治理國家也好，都有他的一套方法。就不說別的，光一個識字教育，在我們那個部隊就是重點。你不識字也沒關係，只要你來到這個部隊一年之後，你的學問就都夠用了。我們雖然出操是一天八小時或幾個小時，但是識字教育就是一天兩次吃飯的時間，或唱歌的時候，借一點時間，三分鐘或五分鐘，就把這個字教會。值星官在黑板上面寫個字，就會問這是什麼字，哪一句話會用這個字？然後再問你：「你說這是個什麼字？」「怎麼講？」他們教的方法也很好，很簡單，早餐教一個「一」、下午教個「二」，就是寫一橫就是一個一，寫兩橫就是二，寫三橫就是「三」，有的人就會說：「這個我都會寫，寫四橫就是四，對不對？」可是四會變。你看，寫個三，把它加一直，就是「王」，加一個點到這個地方就是「玉」，把那個點拿到那個上面就是「主」，用這樣的連貫訓練來教，比較好記。

飯前先學識字。

我們沒有筆，身上都裝個半截筷子，規定要裝在左上口袋裡，沒有裝的話會挨揍，一定要裝。但沒有紙，就在地上寫字，就是臀部坐在右腳的腳跟上，然後這個左腳膝蓋拱起來，這樣子蹲在地上，然後在地上寫字。寫了以後，手再把那個字擦掉，然後再寫，要寫很多遍。一個星期後，就要考試，全連集合在一塊，就是隨便抽個人，「你來說，這一個星期學了哪

## 《老兵日記》二

幾個字？」他就寫下幾個字，可以是一句話，或者是說一件事情，需要連貫的句子，比如說「今天幾月幾日」，他就說今天是幾月幾日，就這幾個字，「今天」這是第一天教的字，「幾月」是第二天教的字，「幾日」第三天，這句話學會了，然後也會寫、也會背了，這句話就都會了。所以這樣的日子下來，一年以後，這個部隊大家自己都可以寫信。

我剛到部隊的時候，回到于家販整訓，遇到我們團副是家鄉人，他就叫我去當他的傳令兵，他說用自己人比較方便。他升了營長，我仍當他的傳令兵，部隊整訓三個月，他讓我三個月好好讀書寫字，我以後考學校都是那個時候讀書的基礎。我後來考上了陸軍大學，那時候背的作戰綱要第一篇，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國民革命軍以實現三民主義為目的……，凡有侵犯我領土主權與妨礙我主義之實行者……」。我當營長傳令兵時，要背步兵操典 100 條，射擊教範 100 條，還有抗戰守則 50 條，防毒守則 50 條，以上總共 300 條，我都會背，也會寫。

我在家只讀私塾兩年，結果我在部隊裡面學了很多，後來考什麼學校我都考得上。此外，馮玉祥也很重視軍歌，他自己編了幾首軍歌，射擊、出操或幹什麼都有軍歌。唱軍歌一方面鼓舞士氣，一方面也會加強同仇敵愾。打日本唱這個軍歌，士氣就比較壯一些。軍歌都是時代的東西，抗戰有抗戰的軍歌，但是我們以後剿匪就沒有軍歌了。後來來臺灣的軍歌都是反攻大陸，像「槍在我們的肩膀，血在我們的胸膛」，及「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這些歌都是我們到臺灣才有的。馮玉祥寫的「開飯歌」、「打野外」，我都還記得怎麼唱。那時候西北軍喜歡搞這些東西，以下是幾首當初我們在軍隊中常唱的軍歌。

「打野外」這首歌是每次我們去野外做戰鬥教練，在路上行軍唱的歌，歌詞是：

打野外、打野外，看誰瞄得準，看誰跑得快  
去把鬼子的頭顱砍下來，殺、殺  
打野外，打野外，看誰看得準，看誰滾得快  
去把敵人的戰車都炸壞  
一、二、三、四、殺

這首歌有四個意義：一、瞄得準：是以日本人身體為目標；二、跑得快：是追殺日本人的速度；三、看得準：是目測日本戰車行進的方向和速度；四、滾得快：是抱著集束手榴彈去炸戰車履帶，擔負這項任務的士兵需要相當勇敢及作戰經驗，才能擔負此項重任。集束手榴彈就是將三個或五個手榴彈綁在一起。

我們野外戰鬥教練場是在河灘的沙地和扁石頭上操作滾、爬、臥倒、再起身跑步前進等動作，在 6、7、8 月打野外時，太陽曬沙灘上的小石頭真燙呀，會將肚皮及大腿燙到紅腫。身上還有一支步槍，子彈 80 發，長柄手榴彈兩枚，以及鐵鍬、防毒面具、五斤重的米袋，沒有相當體力負擔不了的。

大刀 1 之戰是指民國 22 年 3 月 12 日，29 軍以 500 人持大刀夜襲日本營房的故事。2「大刀進行曲」的歌詞：

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  
全國的武裝弟兄們（或「全國武裝的同胞們」）  
29 軍的弟兄們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有改為「中國的中央軍」）  
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  
咱們 29 軍不是孤軍  
看準那敵人，把他消滅，把他消滅  
衝啊，殺

《老兵日記》二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抗日進行曲」的歌詞：  
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占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亡國的條件，絕不能接受  
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中國人，向前走，別退後  
用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掉鬼子的頭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中國的人們，一齊來救中國  
不分那黨派，團結一起來奮鬥  
中國人，別退後，向前走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我們軍隊裡一個團是三個營，有九個步兵連，一個連大概是 120 個人，假如扣掉這些軍官（排長、連長），然後還有廚房兵、通訊兵等一些勤務人員，真正能作戰的人差不多是 90 個人。假如再加上一個機槍連以及營部連，一個營可以到四個連或五個連，這樣一個營可以快到 500 人左右。一個團有三個營，再加上團部的話，一個團大概約有 2,000 人。33 集團軍的前身是馮玉祥的部隊，他的下面有劉汝明、3 馮治安、張自忠、吉星文，七七抗戰就是宋哲元部隊發起的，張自忠也是隸屬宋哲元的部隊。宋哲元當軍長，秦德純是副軍長，4 張自忠是師長。

抗戰的時候，日本軍隊前進太快，國民黨軍隊及物資撤不出來，所以要想辦法讓日本軍隊前進慢一點，少殺一點中國人。本來蔣委員長是要將任務交給宋哲元的，因為宋哲元當時不在軍部，所以蔣委員長就交給了秦德純，秦德純叫張自忠留

在北平當市長，這件事情只有蔣委員長、秦德純及張自忠三人知道，大家都以為張自忠當了漢奸。日本人到了北平市以後，張自忠用談判方法拖住日本軍半個月無法前進，天天跟日本軍開會，跟日本軍研究怎麼治理東北及中國，國軍就利用了這個時間趕緊將物資及軍隊向後撤退，任務完成後，就給張自忠一個命令，叫他趕快回來。日本知道張自忠跑了以後，下命令到處封鎖要找張自忠。

後來是秦德純親自送張自忠坐火車到南京，在火車上有學生要打張自忠，說張自忠是漢奸，秦德純跟他們說不要亂來，他說：「我是秦德純，29 軍副軍長，張自忠的事情我負責，我現在就是要送張自忠去見委員長，你們不要亂來。」結果到了南京見了蔣委員長之後，蔣委員長發布他升任 59 軍軍長，於是大家就知道張自忠這個漢奸是假的。後來 33 集團軍司令宋哲元生病之後，張自忠接了 33 集團軍司令。張自忠作戰都親自領導軍隊往前幹的，後來張自忠在鄂中鐘祥會戰時陣亡在南瓜店，他是抗戰期間犧牲的最高將領，中國集團軍司令只有張自忠一人犧牲。這是部隊的歷史，我們都要知道。

抗戰期間，部隊駐防地區為了安定社會而設立了綏靖區，新四軍的情況即是如此，一開始我們叫他們是土匪，後來改稱新四軍，這是為了安定地方，不要到處搶劫。於是收編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廣東等地方的土匪成立一個軍，這是政府新編的第四個軍，故稱「新四軍」，新四軍在抗戰的時候就有了。另外，八路軍是在西安事變以後，張學良擁護了蔣委員長，全國統一了，共產黨跟國民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編的軍隊從一路到七路都有了，共產黨編入國軍裡面就稱第八路軍，以下還有九路軍、十路軍、十一路軍及十二路軍，其中只有八路軍是共軍。八路軍就是我們說的「土八路」，「土八路」指的是在他們還沒有成氣候以前，其實就是土匪。抗戰的時候共

## 《老兵日記》二

產黨部隊就有新四軍及八路軍，不過實際上他們都列入了國軍的序列，也就是國軍編制的正式部隊。新四軍的軍長是葉挺，後來他們叛變了，我們仍稱他們為新四軍。

以前國軍打仗，黨的意識高於國家，那時候是以黨治國，黨員沒有自由，黨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就是要服從。我們在軍隊中也是沒有自由的，軍隊要你做什麼，都是要絕對服從的。服從還有幾種，一種是階級服從，比方說你是上校，我是中校，那我聽你的，這叫階級服從；另有一種叫年齡服從，你是上校，我也是上校，你是參謀，我也是參謀，但是你年紀比我大，我尊重你、敬你，這叫年齡服從；還有一種是資歷服從，你是上校，我也是上校，你是當過團長的，我沒有當過團長，你的資歷比我高，我就聽你的；還有你的經驗比我好，我聽你的，我要跟你學。所以在軍隊裡面就是要絕對服從，沒有話說。

我是民國 36 年在大陸漢口軍校受訓時加入國民黨，軍校學生都要入黨，在那個時候入黨也是一個榮譽，入黨都需要經過考核的。我的黨證字號在臺灣是國登字，為什麼叫國登字？在大陸上的黨員到臺灣來登記的，就是國登字，我的黨證號碼是 167997。在臺灣新的黨員有兩種，一種是軍隊裡的黨員，一種是在民間的黨員。在軍隊的黨員叫國徵字，就是徵兵的那個徵，來當兵的時候才來當黨員。在民間的黨員，叫國組字，就是組織的組。部隊裡的新兵兵籍號碼有分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代號，我的兵籍號碼我還記得，是前面帶個零字，就是大陸來的，我的兵籍號碼是 085574。我的身分證號碼是 Y100139.....，Y 代表陽明山，我住在士林，士林與北投在當時都屬於陽明山管理局的行政範圍。

我小時候已經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軍隊都是國民政府老蔣的部隊。我民國 16 年出生，軍閥混戰的局面大概民國 17 年就

結束了。日本要東北的張作霖獨立，他不願意，由於日本人6月4日在瀋陽皇姑屯炸死張學良的爸爸張作霖，張學良本來想跟日本人拼命的，但是馮庸與吳鐵城勸他萬萬不可。1 吳鐵城跟他講：「你沒有力量可以消滅日本，你跟日本打仗，只有自己被消滅而已，你只有跟國民黨合作才是辦法。」後來在張學良全東北換旗子的那一天，日本才發現張學良已投靠國民黨了。張學良是東北王，東北是他的，但是日本武器精良，老蔣叫他不要打日本，所以張學良就拉他的部隊到西安去。

民國 33 年我被抓兵後，立刻被送到駐守在湖北南漳的部隊當兵，我是第 37 師第 111 團第九連第二排第四班，師長就是吉星文。抗戰時我們這個部隊主要的任務是在湖北遠安和當陽防守與攻打日本，我一共跟日本軍隊打了三次。

我第一次作戰是民國 33 年 7 月去遠安打日本，連上有七個弟兄傷亡，尤其是第一線的班長和排長傷亡比較多。因為幹部要在前面領導士兵向敵人衝去，所以有很大的損失。我這一次的作戰經驗是我們部隊在全副武裝路跑訓練的時候，遇到日本軍隊也剛好在路上訓練，於是我們雙方就在路上打起來，這也算是遭遇戰吧！我們不知道日本傷亡情況，他們打完就走，那時候天黑了，日本軍隊天黑就不打了，因為這不是有計畫的作戰！

我第二次跟日本作戰是民國 33 年 11 月去當陽偷襲日本的飛機場，我們去了一個團加一個營，組成一個加強團。我們先派了兩個營去打了以後就跑，日本軍隊隨後追過去，此時機場沒有重兵防守，我們後面兩個營隨即進了機場。我當時在後面梯隊中負責放火，趁黑夜進行，燒了三間寢室，炸了兩架飛機。我軍正在撤退時，日本追兵來了，敵人開槍先打中我的防毒面具，緩衝了一下，彈頭的力道減弱，還好沒有貫穿我的身體，但彈頭卻一直停留在我的脊椎上，營長派三個兵輪流揹我撤

## 《老兵日記》二

退。夜間日本怕埋伏，不敢追遠。部隊回到遠安，我住一個月又八天的醫院，康復後再回到部隊。我從新聞看到郝龍斌說他的父親郝柏村在民國 47 年八二三砲戰時頭部受傷，砲彈片仍留在頭部，不能開刀。由此看來，軍人身上帶著戰利品而不炫耀，這就是身為榮民頭銜的佐證。我受傷的那個彈頭在我身上，直到民國 107 年脊椎開刀時才取出來，不過忘了留下來作紀念，真是可惜。

我回到部隊後，營長仍督導我讀書寫字，營長傳令兵鞠懷謨負責照顧營長的起居生活，我是當衛士，營長到哪裡，我也到哪裡。我身上揹個盒子砲「手槍」，還有馬騎。因為部隊沒有營房，都是住在老百姓家，營長要督訓，視察部隊，所以天天在外面。民國 33 年 12 月中旬，鞠懷謨考上 33 幹訓班受訓，接著調李秋義來接任。有一天營長把我和傳令兵李秋義叫到身邊指示，要我們好好讀書，後來營長出去督訓都不讓我跟去，但天天檢查我的寫字及背書。我讀營長指定的軍事書本，學了很多東西，感覺好像不在當兵。

我第三次對日軍作戰也是在遠安打的，我們是民國 34 年 2 月打這一仗，打完了這一仗，3 月份我就去考幹部訓練班。部隊為培養自己的幹部，便在所轄部隊招考軍中年輕有為、參加過作戰，且作戰勇敢的士兵，加以訓練成為部隊的基層幹部。我們一般都是從學兵、士官、排長、連長一路從基層爬上來，常言道長官的官階，都是在戰場上用部下的鮮血換來的，所以長官帶部下有如親人，視部隊為子弟兵。

軍人是在家靠父母、在校靠老師、在軍靠長官，但是自己的作為，也要守本分，充實自己，要為父母、老師、長官爭光。我的營長不單是督導我和傳令兵李秋義學習，就是對全營官兵也不例外，他也指定官兵課外學習書目。以幹訓班考試來說，上級規定每團 30 人報考、錄取 10 人，考試後我營在全團錄

取 10 人中，有七人上榜，他們是韓億祝、劉家發、楊道遠、黃以江、熊朝儉、楊永俊和我顏嘉德。這七人中除黃以江、劉家發、韓億祝在山東作戰陣亡之外，其他四人都到了臺灣。楊永俊於民國 87 年，熊朝儉民國 100 年，楊道遠民國 107 年先後過世，尚有我在這裡為已故的朋友鞠躬，為現在的朋友作標竿。

我們考上幹訓班後，到河南鄧縣 33 幹訓班報到。因為日本在民國 34 年 4 月進攻打到了老河口，幹訓班必須要撤退，我們行軍走到山西白河，經過鄖陽，到了竹山這裡。竹山靠近四川，可以避開日本最後一次的進攻。33 幹訓班就是 33 集團軍幹訓班的簡稱，受訓的那段期間，並不是像現在這樣由士官學校訓練軍人。因為部隊作戰的時候，都是下級幹部領導士兵向前衝的，幹部耗損相當快，所以就由各部隊訓練幹部。那時部隊都是兄弟，大家都是一家人，我們部隊裡都叫士兵為子弟兵，就是說在這個部隊裡等於是帶自家的孩子一樣，長官也將大家照顧得非常好。但是訓練是相當嚴格的，那個時候可以打人，一等兵可以打二等兵。

我們訓練的時候，每個人都拿兩顆石頭，一顆石頭是白色的，寫上名字放在河堤上；另一顆是黃色的，一樣寫上名字，擺在河堤下面 50 公尺處的沙灘上。每天點名的時候，士兵都要換石頭，就是訓練你跑上跑下，訓練體力。值星官一吹哨子，說「換石頭」，大家趕快跑去把黃色的石頭搬下去，再把白色的搬上來，有時候值星官馬上又會吹哨說：「大家注意！原石頭帶回」，那原本跑最慢的人回來就成了第一名，結果原本跑最快的人就跑到最後去了。每次都要抓跑最慢的三個人出來，在中午時出小操，不能午睡，就是其他人在睡午覺，他們要到操場去出操、踢正步。這個訓練主要就是訓練服從，沒理由好說，同時也在訓練一個人的個性及體力。

在部隊裡的訓練跟幹訓班受訓是不一樣，部隊受訓往往是

## 《老兵日記》二

打仗回來之後，會有新兵補充，大家一起訓練戰鬥動作後，馬上又要去打仗了。我們考上幹訓班，就要離開部隊去受訓，幹訓班的重點在訓練指揮與用兵。學兵訓練完了以後就回去當班長，打仗累積了經驗以後，再到軍官隊訓練，訓練好了以後就可以當排長。軍校畢業的學生分到部隊以後，初期很少當主官，因為他們是高中畢業後才考軍校，就算受訓出來以後都當排長，也不太會帶兵打仗，而我們本來就在部隊中邊讀書邊打仗。在部隊裡如果有作戰經驗，又能夠認一些字的人，就會去考學兵。

民國 34 年 8 月 15 日那天下午正在出操，副隊長來了就喊：「大家注意！給你們好消息，日本投降了，不出操了，準備回鄧縣。」聽到日本投降了以後，大家都很高興，我們幹訓班又遷回了鄧縣。我的部隊本來是在湖北遠安、當陽對抗日本，現在日本投降了，部隊奉令調去山東棗莊、台兒莊嶧城縣地區防守，隨即要與中共對抗。因此，幹訓班便由竹山先移到河南鄧縣，之後要再到山東去。民國 35 年初，幹訓班來到江蘇徐州南關外都天廟，這裡原是汪精衛的營區，現在 33 集團軍司令部留守處設在這裡，所以幹訓班也設在這裡。

我們學生隊在徐州畢業，我以第一名的成績留下來當教育班長，六個月以後再分發到部隊當班長。學兵畢業了就是中士，可以當班長，我考幹訓班時是二等兵，受訓的時候是上等兵。按照規定是六個月，但受訓期間因為日本軍隊打過來，所以我們部隊還到處移防，我們移防都是用走路的。而移防的時間無法訓練，所以我學兵這一期從一開始到畢業，總共歷經了一年的時間。

一般常說的軍人是指官兵的總稱，其實這中間還有很多區別，光說層級有將級、校級、尉級、軍士及列兵。這裡除將級不說之外，校級有上校、中校、少校；尉級有上尉、中尉、少

尉、准尉；士官有士官長、上士、中士、下士；列兵有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新兵入營通常先從二等兵起用，以後看工作能力再進一步往上升。

「軍人事業在戰場，槍砲一響，黃金萬兩」，這是指打勝仗得獎金的說法，一位指揮官從士兵上升到這個地位，其奮鬥的過程和遇到的危險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至於職務，上校是團長級，少、中校是營長級，列兵中的上等兵可以獨立作戰，常稱為老兵，可任伍長。以上這些職級的分別，主要是針對戰鬥部隊說的。

抗戰時候的軍校是設在成都，但是成都軍校訓練出來的幹部太少，因此才在許多地方設立分校，湖北均州有幹部分校，西安也有分校。分校就是招收附近的青年及知識分子，訓練結束後，再分配到部隊去。但部隊消耗太快了，一批排長新訓練出來之後，一場作戰之後就損失了很多，所以軍校從四年制改為二年制。我從山東去漢口考軍校第六軍官訓練班，軍訓班是六個月，受訓畢業後就回到徐州，再回到部隊去當排長。我早就具有熟稔的打仗經驗了，那時的部隊是在棗莊及台兒莊，司令部在賈汪，幹訓班設在徐州的都天廟，司令部留守處也在這裡。

日本打算三個月亡中國，因為他們的裝備太好了，軍隊又訓練得非常好。雖然我們的訓練也不錯，但是國軍的裝備沒有日本的精良，沒有飛機、沒有戰車、也不用毒氣，缺少這三項，日軍來攻打時我們也就沒辦法對抗。他們的戰車在前面跑的時候比什麼都厲害，所以日本打我們，我們就退，這是蔣委員長想的對策，跟日本打消耗戰。日本不會像我們一樣拿機關槍掃射，他們射擊的方式就是三發子彈，或是最好一槍就可以打倒一個人，日本的彈藥、食物及人員都是從海上運進來，下了船再用汽車送到前線，中間要消耗很多油料。因此，他們不

## 《老兵日記》二

全力放槍，就是為了節省彈藥。

一開始我們是打消耗戰來應對，就是你來了我就退，我們就是不抵抗，反正中國地方大。另一方面，我們的游擊隊在日本軍的後方破壞他們運送物資的車隊，並且從山東、上海、武漢到襄樊阻止他們。政府搬遷到重慶指揮後，命令敵後游擊隊襲擊日本後方，同時切斷日本沿路上的運輸，使日本消耗更大，這個策略就一路用到最後了。

日本軍隊原來在東北，民國 27 年以後，很快就下來到了河南。蔣中正下令使河南花園口黃河決堤，淹死了好幾十萬老百姓，日本為了這件事情，停止了六個月沒打仗。那時候的目的是不能讓日軍過黃河，一旦過了黃河，平漢鐵路就會失守，日軍可接連下武漢，然後直到湖南長沙。我們在這個地區以東，各地都有分散的重要物資，福建、江西、安徽、浙江及江蘇的工廠軍品、棉花、糧食，甚至連軍隊都會撤不出來，而一旦撤不出來，就沒有物資可以抗戰了。中央政府遷到四川以後，假如四川沒有物資、沒有錢養活軍隊，這個戰就不能打，日本就能占領全中國。所以黃河決堤後，日本幾個月無法打仗，我們就有幾個月的時間來撤工廠，把工廠撤到四川去。當時花園口決堤很慘，但是為了救國家，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民國 34 年 4 月日本攻打到老河口時，要不是第五戰區李宗仁司令有很多軍隊，並把日本擋在這個地區的話，要是日本通過這個地區，後方就危險了。

雖然最後抗戰勝利，但抗戰時我們日子過得很艱苦，那時候連飯都沒得吃，衣服也沒得穿。軍隊在各地紮營需要糧食，地方（縣）就需要供軍隊吃飯，軍糧是軍需。如果你住的地區有產稻米的話，就會向其徵米，若沒有一點米的話，就會協調鄰近地區向國家繳納其他糧食。當時油鹽都貴，因為國家長年抗戰，百姓生活也苦。我們吃飯都吃包穀（玉米），就是把玉

米磨碎了之後，把玉米粉做成窩窩頭，如果做成饅頭，因為中間不是空的，會蒸不熟。窩窩頭是將玉米做成的饅頭，將外面周圍捏得比較薄，這樣拿來蒸，很快就熟了。因為老百姓就是吃這個窩窩頭，所以交軍糧就是交這個，軍隊就是吃窩窩頭。當時我跟副班長每隔一個月一起領軍餉，他一元二角，我一開始是領八毛銀圓。有的時候大家一開會就把領到的軍餉花了，像是用來買菜、買油、買鹽。而衣著方面，我們穿的棉衣在冬天不能保暖，棉褲又只有半截，只到膝蓋，剩下的部位就打綁腿。

那時我們在戰場上只知道把打倒日本作為大前提，軍隊去到哪裡，哪裡就要負責供應軍糧，向你這個地方徵糧食，你就要出糧食。要你這邊去修路，你就要派人去修路。那時候大家力量集中，所有人都在打日本，唱的歌也都是要打倒小日本。可是打敗了日本之後能不能回家，那是以後的事了。在打日本的時候，有前線（前方）及後方之分，後勤比較安定，後來打共產黨的時候卻沒有安定的前方及後方之分。在對日的戰場上，我們在前面打仗，後面就把熱飯送上來，有時候因戰況能吃到飯的就吃，吃不到飯的就不吃了！

打仗期間受傷的戰士需要後送至醫院或衛生連，這兩個單位都是負責接收傷患，連上一旦有人受了傷，受輕傷者可以自己下來，受重傷者需要有人送。到衛生連之後，衛生連還要開傷票，傷患的槍需要有人幫他送回去繳交，因為戰爭期間，士兵在戰場上受傷沒關係，但丟槍是不行的，如果丟了槍，連長會連帶受處分。國軍使用的武器有中正式、捷克式及漢陽造，湖北有漢陽兵工廠，河南鞏縣也有兵工廠，鞏縣製造的武器叫鞏造。

因為彈藥不好補給，部隊用的武器不能太複雜，你要是一樣的武器，彈藥都是一樣的，就可以通用。假如武器口徑不

## 《老兵日記》二

一樣，子彈發錯了不能用，會影響戰力。抗戰的時候，我們部隊還有大刀隊，當時只有張自忠所領導的部隊才有大刀隊，這是專門訓練的，不是每個部隊都有大刀隊。會取名大刀隊是因為這個部隊經常帶著大刀，假如摸到日本軍隊寢室，用槍打的話比較慢，用刀左一個右一個，砍得多、砍得快。

民國 17 年 6 月 4 日，日本在皇姑屯炸死了張學良父親，假如張學良那時一股氣真的跟日本拼了的話，中國少了張學良的軍力，往後抗戰就會撐不下去的，因為日本是準備了幾十年，在國際上早就是很強的國家。中國這麼大的國家，為何不是強國呢？因為軍閥忙於內鬥，而把自己國家力量削弱了。再說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在東北瀋陽皇姑屯被日本炸死之後，張學良為求自保，才支持國民革命軍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北伐。

日本要三個月亡掉中國，就要速戰速決，他們不能拖久，拖久他們就垮。日本認為把南京占領之後，中國就會投降，不過光是打南京日本就花了三個月，但是對蔣中正來說，南京沒有了，我們還有重慶、成都，中國地方還很大，我們都向後面退，是要拖垮日本，不是打垮日本。

張學良的東北軍有六個軍、12 個師，這怎麼跟日本拼？馮庸跟張學良說：「你要報父仇、要打倒日本，只能跟國民黨合作，利用別人的力量來打倒日本。」所以這個時候張學良的腦筋才轉過來，才想辦法要團結、聽中央的。不過他還是有兩個軍長不同意，最後張學良槍斃了這兩個軍長，之後他才易幟，導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民國 19 年馮玉祥聯合李宗仁、閻錫山，反蔣的中原大戰已擴大到湖北、安徽，再南下就要到江西去了，張學良由東北率軍入關，並宣布擁護中央，這樣子使得閻錫山與馮玉祥的腹背受敵，前面有蔣中正，後有張學良的部隊，於是促成馮軍退回西北，並接受中央整編，使馮、閻、李三大集團合而為一，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整軍精武準備抗日。所

以這次又是因為張學良，才又促成了全國一致地支持中央。

民國 25 年張學良在西安任陸軍副司令時，受到共產黨挑撥，他和楊虎城製造西安事變，威脅到蔣委員長生命，引起各地群起指責他和楊虎城犯上，他們才轉而認錯又宣布支持中央，並親自護送委員長回京。在西安事變中，史達林也是主張不能殺蔣中正，中國只有蔣中正才能領導抗日，史達林的話對中國共產黨是有影響力的，因此共產黨派了周恩來去跟張學良談，之後在延安的共產黨軍隊被整編為八路軍，朱德擔任軍長。張學良及楊虎城的軍隊宣布效忠中央之後，馮玉祥就下野了，其部隊就接受蔣中正的整編，那時候把他們先編為 29 軍，隨後再編成 33 集團軍，集團軍司令是張自忠。

以上促成北伐成功、中原大戰解體，到西安事變順利落幕，都是張學良一手導演，前功雖有，但挾持領袖的罪難免，經過軍法審判，雖未撤職查辦，但交付國防部看管。張學良在民國 79 年獲釋時，年已 90 歲，後來去了美國，人生落幕時 101 歲高齡，長眠在美國。

我們在部隊裡都會呼喊口號：蔣委員長萬歲！」這是思想領導、思想教育，天天喊，心裡面才会有他。我們一聽到蔣總裁，一說到領袖、委員長馬上就要立正站好。你腳下的皮鞋靠攏不響的話，表示你不忠。我們都是在讀軍校的時候加入國民黨的，我們是集體入黨，因為在軍校讀書，必須是黨員，如你不是黨員的話，畢業以後也不能做事。

日本野心太大了，除了中國以外，還想把整個亞洲都據為己有，到最後還去打美國珍珠港，如果不打美國珍珠港的話，日本可能還有持續的力量，結果自己去捅了美國這個蜂窩。原來日本在打中國的時候，其後勤都是美國人支援的，不管油料、物資都是美國人賣給他們的，但是他們一打珍珠港之後，美國就不賣物資給日本了。不過他們打珍珠港，美國人一開始

《老兵日記》二

172

是知道的，在前幾天美國就知道日本要打珍珠港，那為什麼還讓他們打呢？因為美國老百姓反對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美國人只能跟日本人做生意，其實日本打珍珠港是美國人布局的。珍珠港停放很多軍艦，這些在珍珠港的軍艦都不是一些可以作戰的軍艦，真正能作戰的軍艦早都離開了。就是讓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國人才反抗起來，美國政府才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投降，舉國歡騰。我們想去買炮竹慶祝，但都買不到。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日本會這麼快投降，所以也都沒有準備那麼多炮竹。日本投降的部隊集中在河南臨潁及許昌這邊，他們都按照我們所規定的地方集中，他們已沒有武器，我們提供他們吃飯，也提供他們安全。我們有規定，不准打日本人。為減輕負擔就是要趕快將他們送回日本，那時候六個月送回去 200 多萬人。不僅是將他們的軍隊送回去，其中包括他們的老百姓也都要送。其實美國人幫了我們很大的忙，我們沒有那麼多運輸工具，是美國把日本人運回日本的。結果卻因此影響到我們將部隊向東北運兵的速度，那個時候共產黨軍隊就近先進去東北接收，當時國軍大部分的部隊都在南方，要到東北比較遠、比較慢。

抗日八年，我才參加一年半，日本就投降。據某資料統計，國軍官兵陣亡者 132 萬 4,279 人，受傷者 176 萬 1,682 人，失蹤者 13 萬 126 人。總計傷亡失蹤總人數 321 萬 6,087 人，而日本也死亡 155 萬 5,308 人，被毀的房屋財產無法估計。而八年以來戰爭的型態，大會戰 22 次，重要戰役 1,117 次，小戰役 3 萬 8,931 次，合計大小戰役共為 4 萬 70 次。日本投降後的俘虜 124 萬 471 人，日本僑民 77 萬 9,874 人，韓僑 5 萬 3,935 人，都集中在我國港口，由美國登陸艦 85 艘，自由輪一艘，自民國 34 年 10 月下旬開始，往返運送到民國 35 年 6 月底完成，那時候這真要

感謝美國朋友的協助。

我們常說天理昭彰，輪迴報應，就以二次世界大戰來講，德國想統治歐洲，結果歐美將它分為東西德，被多國統治。日本想獨占亞洲，最後無條件投降，還口口聲聲要中國防共，結果造成中共統治中國，而自己落得被戰勝國占領。當年岡村寧次強迫中國在協定上簽字，限二十四小時同意答覆，否則皇軍將自由行動，還將文件摔在地上，狠狠地瞪了何應欽一眼而去，沒想到八年以後，他在南京向何應欽低頭，立正恭敬地呈遞降書。日本的飛機在中國鄉村轟炸，結果其本土也遭到盟軍投下了原子彈，像佛家說的因果。我們須以鏡為鑑，可正衣冠，以史為鑑，可知興衰，這是我們這一代的感受，不要再讓後代複製歷史錯誤。(待續)

